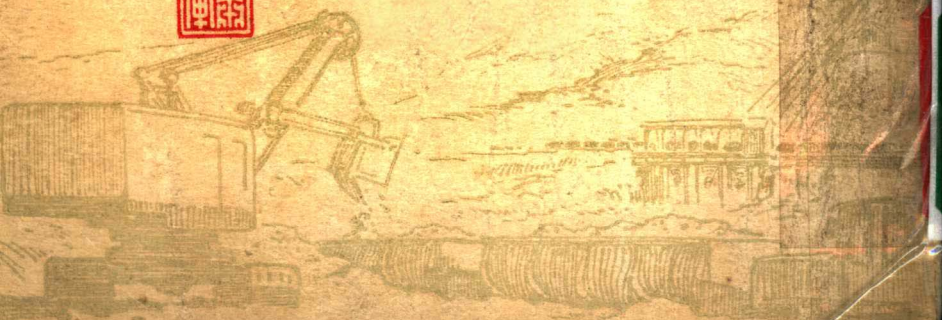


五
月
的
白
雲
山

吳軍



五月的礦山

著者 蕭軍

出版者

作家出版社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〇五七號)
(北京東四頭條胡同四號)

印刷者 北京新華印刷廠

發行者 新華書店

一九五四年十一月北京第一版

一九五四年十一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書號(81) 本書字數314000 印刷00001—22000
31''×43'' 1/32 印張17 $\frac{3}{8}$ 定價15,000元

目次

第一章	前夜	一
第二章	黎明	八
第三章	大會	三〇
第四章	千家山——仇恨底歷史	六七
第五章	獻工前	一〇二
第六章	五千噸	一三〇
第七章	獻工大競賽	一〇〇
第八章	台山井礦	一五四
第九章	在醫院中	一六六
第十章	勞模大會	四〇八
第十一章	英雄們底事蹟	四五一
第十二章	電鏟——「平山、鳳德英雄號」	五〇五

附錄 報紙上的消息..... 五四

後記..... 五五

第一章 前夜

以產煤爲主的烏金市，是我國東北部唯一的大礦區。

幾天來，全礦區的職工，全市的各機關、各學校，所有的大小商舖和居民們，爲了要慶祝這就要到來的五一節——它是烏金市解放後第一個節日——他們忙碌、興奮，幾乎陷在一種狂熱和糖味的迷醉中。所有礦山和工廠中的工人們，他們從報紙和工廠的黑板報、壁報、工作幹部的講解中，不僅懂得了這是自己底節日，也大體懂得了這節日光榮的歷史和意義。過去，他們工作在各式各樣的工廠、礦山底地上或地下，有的幾年，有的幾十年……僅僅懂得自己底生命和手指漸漸成了機器的一部分，背脊由直到彎，眼睛由明亮到昏盲……血液被煤塵染成了紫黑色。在有毒的化學工廠裏，每寸皮膚和所有的指甲，被硫酸弄成僵死和脫落。再就是：工資、侮辱、欺凌、鞭打、疾病、傷殘、貧窮、死亡……。除此以外，大多數的人們並不知道這世界上還有個工人們自己底節日，即使知道，也是朦朧的，意義模糊的。今天能够在這光天化日的大地上，由自己、由別人來一道慶祝着這節日，這似乎是一個謎，一個不可靠的夢！

紅旗——大大小小，方方長長——到處飄閃着。無論在山頂，在山峒，在有人跡和建築物的遼闊的河灘邊，在那萬樹蔥鬱黃綠參差的市街中，高高聳起的樓頂上，每處建築物底門額上，以至於來往穿行在街道上的汽車、馬拉的大輪車、三輪車、腳踏車上，遊戲在街頭的孩子們底手中……那些旗子，猶如朵朵開放的石榴花、紺紅的玫瑰花……在顫動，在鮮艷地閃着光……。

每條街，每處學校、機關大門前，用青青的柏樹枝繫結成各式各樣的牌樓。有的牌樓，人們還精心地用了紅色、綠色、藍色、黃色、葡萄紫色、乳白色……大大小小的電燈泡，珠串似的串成了各式各樣的燈彩：機器模型、衝鋒勢子的戰士、刨煤手、坦克車、毛主席和朱總司令底肖像、鐮刀、斧頭、或者表示光芒閃射着的大紅星……。

由黃昏到深夜，隨便經過每條大街或小街，隨處可以聽到人們底歡笑聲，大人、孩子，單獨或合夥，男人或女人，正式或不正式，高高低低、粗粗細細、斷斷續續的歌唱聲：

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

或者是，

毛主席像太陽……

照到那兒那兒亮……

這些歌聲，雖然平常也能够隨時聽到，但幾天來所不同的，它們又被這新的「五一」紀念節歌夾雜在中間沸騰似地震響着了。尤其是在工廠、礦山、機關、學校中：

「五一」是世界工人勞動節，

團結一起爲解放而鬥爭。

用自己底手創造的世界，

用自己底血奪回給自己！

這歌聲是節奏鮮明、調子雄偉沉着而有力，大海的波浪似的到處起伏着……。街上的行人，有的踏着行軍式的脚步用鞋跟配合着節拍，一邊行走，一邊也大聲或小聲地應和着……。

東西橫貫三十幾里礦山區的鐵軌上，那些巨大的礦山專用的電車，無日無夜輪聲軋軋地來往穿行，剛猛地、彼此呼應似地響着它們那電笛聲。那些鋼鐵的、烏油閃亮的小堡壘似的電車頭和搭人用的大車廂也被簍滿着各色花朵，寫着標語的紅色的大綢帶，翅膀似地飄飛在空中。也有的裝起了花環，毛澤東、朱德、列寧、斯大林……大幅的畫像和飄飄抖抖數不清的小紅旗。被載在這樣車廂裏的男男女女，似乎自己成了新娘和新

郎，要到什麼地方去舉行結婚典禮了，顯得迷惑地、天真地、驚愕地……向車窗外笑着白白的牙齒望着、望着……在站台或對面駛過來的車窗口，偶爾發現到自己工作同伴或熟人，男人們之中有的就大叫起來，用大聲的玩笑或罵聲代替着問候和歡呼，彼此還遠遠地吐着口水，把頭上戴的下礦用的「柳條盔」在手裏搖擺着，有的就敲打着安全燈裝電池用的空鐵盒……。

聳立在電車總站南邊南山井大架子上的大絞輪，它們停停轉轉，轉轉停停，隨着這絞輪的轉或停，蒸汽機像一個看不見的巨人似的在大聲地喘着氣……。

所有的烟囱，有的猶如一隻巨大的炭筆正在用那濃濃的烟氣繪染着天壁；有的如在休息着的長管砲靜靜地對向天空——樣子好像等待着射擊機會的到來……。

從省城，從別的礦山、各地方的工廠、機關……陸續派來了自己的代表，他們是來參加慶祝這大會的盛典，同時也是爲了參觀這裏的礦山和工廠。因爲烏金市不僅有我國最大、最多的各式採煤井，還有在世界上被列爲第二位的露天大煤坑。它有着近乎十幾華里的縱長，有的地方近乎二里寬的面幅，一里的深度，頭寬尾狹，猶如半個剖開的大絲瓜，掏空了瓢子，被嵌進了地心中。據說它還有着幾億噸的藏煤量，等待着人們掘出它。它底煤層厚到四十公尺，遙遠望過去，就如一帶綿遠的、整齊的烏金石頭造成的城

牆壁，裝襯在那由綠色和棕紫色頁岩所構成的巨大的石框中間。這是中國人民底寶藏，也是人類勞動光榮的標誌——它是曾被付出過可觀的勞力、血汗和生命。這整個烏金礦山區，它在一千餘年前曾被燒瓷器的高麗人民首先發現開掘過，接着因了戰爭也被荒棄過。愚昧而專橫的滿清皇帝們，怕掘傷了他們祖宗坟墓的「龍脈」，曾經禁探過，可是他們——滿清皇帝——却被帝俄和中國商人們利誘和威脅，這煤區終於又被開採起來。接着它就在 一九〇四年日俄戰爭中，由日本帝國主義用武力專橫地霸佔了將近四十年！日本帝國主義者強度地剝削、逼迫、鞭撻着中國勞動人民爲他們底利潤而工作，爲他們要永遠霸佔、滅亡全中國的野心而工作……。但是今天它終於又復歸於中國人民所掌有、所開發，它將要更大量地供給全中國最多和最好的煤底食糧，餵養着所有的輪船和火車、工廠和作坊底發動機。這裏的工人階級，他們如今明白了這一目的，也就爲了這一目的，他們愉快地、驕傲地、不知疲倦地工作着……。

「要做好自己礦山的主人啊！」這口號被每一個自尊的礦山勞動者深深地銘記在心頭，編織進自己周身的纖維中，滾流在沸騰的血液裏……。

這裏也有全國唯一的人造石油工廠，幾十盤乾溜式的煉油爐晝夜地燃燒着。它吞食着那些屬於煤層以外無用的油母頁岩，給與我們的却是上好的各種油類、蠟燭、工業用品以至鋪馬路、漆屋頂的柏油、油電纜柱的瀝青油……。

這裏也有最大的製造和修理電動機的工廠、氧氣廠、煉特殊工具的製鋼爐……。

這裏幾乎有着一切近代重工業所有的設備和所需要的東西啊！它們如今全爲人民所掌有！

這次五一節也來了新聞記者、攝影記者、小說家、詩人、畫家、音樂工作者、青年的歌唱手、熱心的演員們，他們全是爲了到這有着六七萬重工業工人的礦山區來參加這盛大的節日的。他們要更親切地分嚐勞動人民在自己底節日裏所流溢的醇美熱烈的喜悅的酒，同時也企圖要更深地把自己溶解進工人階級的剛強、英勇、愉快、崇高無私的集體感情的激流中。這是一些探寶山的人，下海取珠的人，他們要更深切地體會、理解勞動人民、工人階級的生活習慣、思想、感情、崇高的品質、戰鬥的精神……。他們要汲取這些純淨的有益的血液，使自己更康強起來，結成一體，爲人民而工作；他們要歌唱、要表演、要描寫、要宣傳……這些最美麗的品質、最崇高的精神，提高自己，提高人……。

所有機關的招待所和旅館裏，幾乎全被這臨時的客人們充滿了。他們參觀、記錄、爭論，訪問工人，發新聞稿，給朋友或愛人們寫信報告每日情形，構思歌譜第一個音符，戲劇裏的場景和人物，記錄小說故事或情節，人物的特點和生活。畫家們每天總是在自己底速寫簿子裏滿滿地留下了各樣素描圖……。

這不是謎，不是夢，——一切是真實……。這簪滿了花朵，充滿了聲音的烏金市，它被一種眼所難見的巨大的血流在激蕩着。

當人們一聽到：

我們祖國多麼遼闊廣大……

它有無數田野和森林……

……

蘇聯『祖國進行曲』這樣歌聲時，有誰不會聯想到如今這世界上，除開蘇聯以外，還有哪個國家底遼闊廣大能够和我們底祖國相比呢？我們底人口却是世界上的第一位，而『人』又是在一切財富之上！這樣的祖國它給我們以無限的雄心和力量，有誰還能不熱愛這樣的國家，這樣的地土和人民，宣誓把自己最後一滴血澆在這偉大的祖國底土地上啊！

第二章 黎明

早晨還只有四點鐘，魯東山就悄悄地由炕上爬起來。——昨夜，由礦上開會回來，已經是半夜一點鐘。好容易朦朧地闔了一下眼睛，却又是一串緊張的夢景。他夢到自己已經站在了那大會的高台上，眼底是一片無邊無際的人們底腦袋和紅旗，每個人底眼睛全汽車頭上的照路燈似地閃射着他，他正要拉開嘴巴說話……忽然鄰近的鷄叫聲驚覺了他。

他原來就沒脫衣裳，起來是方便的。他不想擰開電燈，怕驚動睡得正好的老婆和孩子們。趁着窗外的星光，把炕邊的小馬蹄錶看了一下，他覺得時間還太早，不獨離上午十點鐘開大會時間還差得遠，就是上第三班也還沒到時間。他今天又不帶班，這樣不當不正的時間去幹什麼呢？可是一經醒來，無論如何他再也不能睡下去了，而且也不想再躺下，心情很慌亂、煩擾，失去了平靜！他憎恨自己這種沉不住氣的毛病，爲了這麼一點小事——僅是在大會主席台上說幾句話，把自己礦上提出來的競賽條件唸一唸——這算什麼呢？還值得這樣慌！回想自己在山東家鄉的時候當過游擊隊，和日本鬼子打過生死

仗，到礦山的時候，公開打過日本採煤班長；國民黨時期代表工人們請過顧，砸過礦務局底門，領導工人們罷過工……。在平常只要到一個地方他就哇啦啦地叫，話扯起來就沒完……。因此人們給他起了近乎十個綽號，叫「無線電」、「留聲機」、「機關槍」、「電鏟」、「風鑽」……。這些東西全是一動就不停的。他從來不懂得怕什麼人，怕什麼東西，這一次爲什麼倒真的使自己有點怕起來了呢？但他又不知道是怕誰或怕什麼。昨天，他已經到那準備開大會的廣場上偷偷地去查看過一轉了。那些紅色、白色、黃色寫着大字的標語牌子，用柏樹枝和紅綠綵綢紮起來的牌樓，確是新鮮極了，耀眼極了。那所高高一間小樓似的主席台，也新刷過了白粉漿——過去，那幾乎變成了灰色。人們正在那上面釘掛着毛主席、朱總司令、列寧、斯大林底油彩大畫像。電燈工人們爬來爬去地安裝着燈和線……。他覺得這全是沒什麼可怕的呀。他也知道，開會這天，那廣場上一定要坐滿和站滿了人……。這也是沒什麼可怕的呀。這些人大多數還是和自己一樣的工人，雖然他們有的在井下幹活或是在工廠裏幹活，這沒什麼要緊，反正工人總是自己一家人，他們總不會笑話他……。可是他一想到這天主席台上本市的各機關的負責幹部一定會很多，還有省城和各方的來賓……。他就感覺到有點不大自然了。過去日本的官員們，國民黨的官員們……。他是沒怕過他們的。雖然這些壞種們掌有生殺大權，可以把一個工人像一隻

老鼠似地塞進監牢裏關起來；隨便一個日本職員，全可以把工人們像一隻狗似地打死丟進山南的『萬人坑』裏去餓狼，可是他——魯東山——却沒有懼怕過，對他們只有仇恨和蔑視。今天的『官員』們，他知道他們是不會幹那樣事了，而且從他親身接觸過的一些首長或幹部們，他們全是像老朋友一般看待他，拍他底肩膀，緊緊地和他握手，連名字全不叫他的，祇叫『老魯』……他想來想去也找不出可以怕他們的理由來。

可是，自從大會籌委會把他也列為籌備委員之一，而且還要他在大會上講話以後，他就感到有點心慌和不自在了。話，過去他是講過的，不過那是在工人代表大會上，人數只有幾百，而且是在屋子裏；這一回却是要在幾萬人的大會上說說道道啦，他一想起來就覺得這不簡單。因此幾天來，不管在採煤場上，在回家的路上，在睡覺前，吃飯後……只要一有空閒，這個問題就要來煩擾他：

——這第一句該怎麼說呀？這不簡單，全礦山把我算為引路的『旗』啦！旗是不能胡搖亂擺的啦！旗後面就是人……

魯東山是懂得這『旗』底意義的。他在山東的抗日游擊隊裏的時候，有時也有過旗。人們行軍時打旗的總是在隊前頭，它走向左，人們就跟向左；向右，人們就跟向右……這旗是不簡單的！

他微微有些明白了，他懂得他是恐懼什麼了，他怕自己把這旗打歪了，領錯別人底路！他參加過游擊隊，受過革命教育，知道一遇到什麼疑難問題應該去問領導人，他也曾問過本礦的礦長：

『你看，我在大會上該怎麼說呀？這不簡單呀！換一個人去說罷，我是只管幹活……說話比幹活難……』

『這怎麼能臨時換人呢？礦務局、總工會、市委會都贊成你做咱們露天坑工人代表，你是咱們礦上底旗。你只揀那些能够使大家提高生產情緒的話來說罷，像過去鼓動你底突擊隊那樣說法就成啦……』礦長是個年輕瘦小的人，有着一雙聰明細小的眼睛，知識分子出身，有過較長時期革命的經歷。平時倒很溫和，也能吃苦，祇是有時自尊心太強，固執，容易暴躁、發脾氣，不願意耐心地聽取別人意見——人却是很善良。

『這怎麼能成呢？』魯東山問着自己——那突擊隊僅僅是幾個人，而且還是大家在一起攪慣了的，每個人全彼此熟悉得像自己一樣，全知道每個人底十隻手指頭有幾隻是什麼樣的斗形指紋，或是鍍形指紋，家住那裏，多大歲數，十二屬裏屬什麼，幾時出生，小名叫什麼，以至每頓飯吃幾斤煎餅，多少個窩頭，幾碗高粱米飯，喝幾兩白乾酒，多大力氣，一天能裝多少煤車……。而如今這幾萬人，他知道什麼呢？魯東山和自己底突

擊隊說話的時候甚至可以笑笑罵罵地說，用各種俏皮話打譬喻，大家全彼此明白各人的脾氣，誰也不挑誰的眼。這如今竟像真正登上大戲台，要被鑼、鼓、板眼夾起來唱啦！這可不成，他是背地裏唱野腔小調唱慣了的，不能够唱這樣千人瞧萬人看的京腔大戲，這要挨『倒好』啦！要被轟下台來啦！『英名』要垮啦！他不放心，得不到要領，在一次開大會底籌委會時，他又偷偷地抓住了和他較熟識、在行政和黨方面全負着重要責任的那位老幹部——嚴和同志——緊張地請求着他：

「……這一回你總得教給我一招，你是革命有經驗的老幹部，常常在千萬人大會上說幾個鐘頭的大報告……到那天在大會上我應該怎樣說呀？最緊要的是頭一句話應該說什麼呀？這不簡單……這……」

他記得嚴和同志却先溫和地向他笑了一下，接着臉色就沉靜下來，樣子像在想什麼——魯東山那時覺得這一回總會得到解決了。他對這位同志那張長長的、輪廓分明、眉骨峻起、有着一雙深陷的三角形的小眼睛、兩條黑直眉毛、一個長鼻子和半臉短短黑鬍碴的臉像，凝定地望着，專神一志地看着那嚴閉着的嘴角，他等待它底動作：

「還是你自己要想怎樣說就怎樣說罷！」嚴和同志把話停頓了一下，閃光的小眼睛盯住了他底小眼睛，聲音溫和而沉靜地繼續說，『就像你在礦山解放後第一次職工代表

大會上那樣，老老實實、熱情坦白地說罷。比方，此後要怎樣更搞好你們底突擊隊，要怎樣使這突擊隊成爲咱們礦上的火車頭，把大家像車廂似的全帶起來，再多多出些各式各樣的突擊隊，少出事故，多出煤，支援咱們解放軍解放全中國的偉大戰爭！最主要的還是要說咱們自己能够切切實實做得到的話，不要放空槍……我們不在乎話說得怎樣漂亮，主要是要說到就做到……就是這樣，我相信你總是說得好的啊！就是這樣……」

「對！說到就做到，不放空槍……就是這樣！」

魯東山那時這樣回答着，同時那幾天來晃晃蕩蕩一顆不安的心，才算一枚秤錘似地落到原來的地方了。他好像被滿天陰雲充塞着的頭腦，陡然被這電光似的一劃，得到了一種啓示，那陰雲開始分解了。當嚴和同志用他那筋骨突出有着黑色汗毛的手掌在他底肩頭上親切地拍了一下和他分開時，不知什麼理由，他竟流出了兩滴眼淚來……

魯東山背脊靠近牆壁，呆呆地坐在炕頭上將近半點鐘。他想到大會，想到嚴和，也想到好些遙遠的和眼前從來不會想到的雜七雜八的片段的小事情……眼睛超過窗外那一排低矮的暗灰色的宿舍底屋脊，呆呆地望向遠空。在遠空，那些參差錯落的小星點漸漸淡白了。有的已經不再分明。那道連綿不斷的，猶如他們礦坑裏那帶煤層似的大山